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七四・經部・詩類

詩管見七卷首一卷 [清]尹繼美撰

詩地理考略二卷圖一卷 [清]尹繼美撰

毛詩異文箋十卷 [清]陳玉樹撰

詩毛氏學三十卷 馬其昶撰

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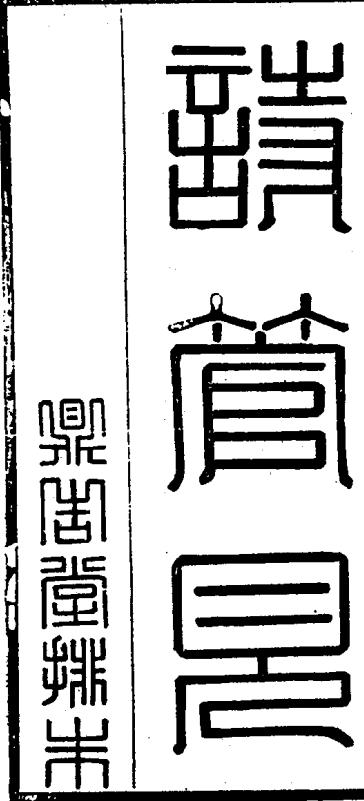
管

見

〔清〕尹繼美撰

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咸豐十
一年尹繼美鼎吉堂木活字本影印
原書版框高二〇一毫米寬二七〇毫米

詩管見



總序

癸卯十一月余因公至吉州門下士彭石卿攜其友人尹君所著詩管見及詩地理詩名物諸書示余余受而讀之歎其考據淹博論斷精確能於

國初諸經師外自立一幟者也石卿丐余爲序旅晷忽促塵事全集且以未見其人而妄爲揄揚非古人鄭重贈言之道因以原書還之而心識其人弗忘丙午秋闈濫膺分校竊憲江右人文淵藪三場必有條對之策本房遍索無有而九房王君孚吉謂余適得一卷博雅才也因首場次藝誤作三句題文屏不錄薦今將此卷先呈主司矣既而聞主司大加賞歎揭曉仍落孫詩管見

卷首

一

山外蓋以首場必干磨勘例爾余復私忖或卽尹君其人者出閩後三日尹君自攜其所著見余求序而並述首場錯誤之由余喜始識尹君詩書之氣溢於眉宇遂告以閩中云云而尹君愀然有時命之感余乃慰之曰君之文已受知考官矣遇不遇有數存焉且雕蟲篆刻驚春華而蔑秋實則世有文愈工而命愈窮者若夫研經稽古積之也厚則發之也遲幾見儒林傳中不遇之士耶在乎君之益加謾勉而已余學術荒落於尹君是編莫能損益而卽敘我兩人會晤之緣及鎖院惋惜咨嗟之故以弁其簡端他日海內閱是編者或轉有感余言之親切有味也夫道光丙午十月婁東袁翼序

詩管見題辭

舍傳而尊經不強經以就傳是其善於治經不苟於從同亦不苟於立異是其善於說詩分首序下序以別從違允爲特見其援據博洽持論明通直使前賢畏後生也道光癸卯永豐詹巖劉繹識

別編考究地理名物是編研窮義理不執成見不專一家既博覽以參觀亦多聞而擇善其論斷處往往發前人所未發余嘗謂居今日而說經宜就其完善者推義類以求指歸若必於不可通處曲爲之說則鑿矣作者謂詩之次序秦火後有錯亂極爲有見乙巳季秋廬陵王贈芳識

詩管見

卷首

上

大著能自出獨解而求其安又能權眾解而歸於是真得治經之法反復再讀隨筆草粘閱擇其可存者鈔上其無當者卽抉去無礙大集也吾鄉經學不昌近惟高安朱鐵模頗從事於斯而所業不卒吾甚惜之吾欲著十三經訂譌僅得數種又以老病輒廢恐亦難副初志矣自秦燔經孔門說經之真言遂不復見於天下漢儒因得以其見造誣其在孔子以前之經如易書春秋周禮及論語余得其造誣者不下六七百條而儀禮戴記三傳及爾雅其出於戰國及秦漢之世者其誣更不可勝數也詩造誣由四家說而毛詩序最著詩序實出謝曼卿衛宏等所撰其造誣者幾過半朱傳有沿之而亦誣者有舍之而又誣者

後儒紛起或遵詩序或主朱傳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而後之學者亦頗倒於其是非之中而究莫知誰從更可歎也遂有自漢至今而其誣莫破有按之本經而東西易向者如簡兮如君子陽陽等篇豈有一家道著者哉且不獨此也卽二南之南字亦自漢至今無人認得非曰南國卽曰化南安得據經解經如湜軒者共起而正之丙午東鄉至堂艾暢識
剖晰詳明有條不紊折衷眾說頗能持平庚戌冬月督學使者關中張芾題

說經不外專家心得兩途漢以後諸儒確守師法尺寸不敢違越此專家之一途也宋以後諸儒通之以理空所依傍惟求乎

詩管見

卷首

三

己之所安此心得之一途也作者不立門戶無分漢宋博采眾說惟是之從洵爲千古公言至其專主音樂立論究三百篇之所用使讀者依類相求得其指歸此又獨得千古之秘而爲諸家所未詳者也咸豐己未冬仲高安芷汀弟朱船謹識
三百篇皆入樂其聲有風雅頌三調其用有郊廟燕饗雩祀視朝昏喪凱歌等類其爲詩有特製采錄二端郊廟燕饗之類人知之雩祀視朝昏喪凱歌之類人未知頌用於郊廟雅用於燕饗人知之頌亦用於燕饗雅亦用於郊廟人未知三頌二雅青莪卷阿以前之出於特製人知之國風二雅六月民勞以後間出於特製人未知是編以樂說詩探本窮源提綱析目於詩案

中爲特開境界令人耳目一新而又確有據依非鑿空立說者

可比昔朱子著易本義謂五百歲後有揚子雲當知我蘇明允嘗注易謂此書若成自有易以來未之有也今觀是編知自信當不在二子下矣庚申孟夏瑞生弟陳祥麟拜書

說經責有考據尤貴苟見解有見解而無考據冥心獨造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特其聰明絕幽鑿險以窮其理於智盡能索之餘非無千慮之一得也其失則迂疏而鮮當有考據而無見解羣書爛熟胸中遇事旁徵博引灑灑千言非不足誇多闢靡駭聽聞也其失則泛濫而無歸以余所閱天下士見解考據者固不乏人兼之爲難矣今湜軒尹子之說詩也謂治經當詩管見

卷首 五

通大義詩之大義在於入樂大義通餘義可迎刃而解蓋詩管見七卷於詩樂合一要旨融會貫通勒成一家之言非有見解者能若是乎而其爲說悉證以古書且謂詩名物之學多有專家詩地理之學自王厚齋後罕有繼者別爲詩地理考畧廣王書所未備釋以今名繫之圖說以擬閭潛邱四書釋地蔣南沙地理今釋江齊春秋地理考實補數百年之缺陷其考據精博又如此者鄙性雅嗜圖籍於經義茫無所得適尹子就舍借讀地理音韻諸書因得互讀是書深喜其不迂疏不泛濫故畧陳臆見以附於簡端知不足以當尹子之一噱也庚申仲冬上浣長沙余鼎鑒

論大車詩劄子

庚申

丹陽黃之晉

鐵禪

湜軒仁弟孝廉左右前讀尊著詩經管見好學深思持平求是於三百篇皆可入樂之旨尤具神解章疏句櫛多前人所未發必傳無疑也鄙人於諸經說素好涉獵未能渙怡近在憂患勞苦中益心志瞀亂故久諾序竟而遲遲未踐今春與足下同舟覽至大車篇兼主劉向列女傳說爲息夫人訟冤有馮子良太守題詩稱賞僕率爾效之固詩人忠厚之意然筆墨回護婦女如毛稚黃詩出脫西施袁簡齋詩出脫楊妃之類幾成習套與經生事相去千里且鄙意仍疑劉向所作新序說苑事蹟多與他書歧異何獨列女傳可信列女傳以失節之懷嚴爲貞安知詩管見

卷首 六

息夫人非其比者傳中說婦女之詩見三百篇者有十芣苢爲蔡人妻作汝墳爲周南大夫妻作行露爲申人女作邶柏舟爲衛寡一作宣夫人作燕燕爲衛姑定姜作式微爲黎莊夫人與傅母作載馳爲許穆夫人作碩人爲齊女傅母作墓門爲陳採桑女作其一則息君夫人作大車也至二子乘舟爲衛伋傅母作又別見新序雖師承皆出魯詩然閨幃安得多才傳述豈無傳會況魯詩一家之學縱堪據以折毛未可遂攻左傳迨別後再三尋繹之乃知足下兼主是說之確有見也毛詩序謂陳古刺今以詩中奔字爲指淫奔朱子小變其說謂大夫能以刑政治私邑淫奔者畏而歌之然雖畏不敢奔猶欲期以同穴則是苟

免無恥聖人奚取而錄之且天下亦無淫奔未就之人而死後猶得合葬者若鄭箋謂古大夫聽訟之政非但不敢淫奔乃使夫婦之禮有別夫解異室爲夫婦有別已迂若乃毳冕之服子男而非大夫其失顯然而陳氏啟源必曲護之以爲師說古制不已慎乎俗傳子貢傳申培說以爲周人從軍訊其室家之作此明人僞託而姚氏際恒獨取之殊不可解姜氏炳璋亦襲其意而小變之謂行役之人刺其大夫之辭吾友艾至堂詩義求經又以爲周任儉邪峻刑政國人橫罹於獄其室家懼執獄者之嚴不敢奔救惟約爲同穴之誓季氏明德張氏某又別謂大夫之妻爲夫所棄誓死不嫁而作雖皆以意逆志究無左證何

詩管見

卷首

七

氏楷世本古義則專主息媯事引左傳呂覽以爲二說微不同皆與列女傳相出入息媯非完節者以其生二子而不與楚子言又能隱忍以復夫仇其踐同穴之言想在蔡仇既復之後意欲以列女傳牽合左傳殊不知左氏文爲劉歆竄易以難今文博士因博士有不傳春秋之議而百計求伸故多作僞不獨周官一書此說自吾鄉劉氏逢祿發之而吾同年魏默深益暢之漢書謂歆治左氏與公羊魯詩立異多改事實顯抵經文其證一公孫祿言國師公顚倒五經毀師法使學士疑其證二左傳文十三年其處者爲劉氏疏云漢室初興左氏不顯於世先儒無以自申插入劉氏此辭將以求媚於世又引劉炫語亦謂非

丘明之策其證三就息夫人論則列女傳用左氏者二十七事而貞順傳四息夫人其一果如左氏有生子事中壘大儒豈肯曲爲掩諱列之貞節以誣聖經魯詩其辨一班固人表置息侯第七等而息媯第五與鄧曼許穆夫人釐負羈妻辟司徒妻伯宗妻同列皆婦人賢者其辨二春秋莊十四年秋七月荆入蔡傳於是年敘楚子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而未言及楚伐蔡事夫息媯入楚前半年安得遽生二子卽係追叙莊十年楚執蔡侯以後事則二子當生在十二三年至十九年楚子卒二子皆童稚爾在史記則以莊十八年爲堵敖元年堵敖立五年成王弑兄代立夫成王年必更幼於堵敖豈有未及十齡而詩管見

卷首

八

能弑兄者則二子必稍長非息媯所生可知其辨三息媯過蔡在莊十年固旣笄方嫁時至二十八年公子元欲蠱文夫人二十九年子元處王宮其時息媯年近四十度已色衰非夏姬比何猶有蠱之者其辨四卽令息媯色不衰而成王幼有弑兄之悍其長也豈肯聽其臣之蠱其母而處王宮者其辨五傳別載賈大夫妻三年不言不笑安得兩人相似其辨六然則傳所云云非左氏之浮夸而後人之羼亂也審矣或曰是固然矣抑列女傳說詩之外他書尙有可徵者乎曰一徵之漢書哀帝詔曰朕聞夫婦一體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祔葬之禮自周興焉則斷非淫奔詩可知再徵之班婕妤賦曰窈窕殊妙之年幽閑

貞靜之性符皎日之心甘首疾之病其爲夫人辭甚明若乃共

姜之死矢靡慝卽此同穴之期韓妻之日出當心可諒皦日之

語宜聖人有取焉顧息詩作於楚而屬王風者何氏楷謂息姬

姓與周同故繫之王風不若魏默深云申息皆畿甸之國且楚

之北門而東周之屏蔽也申息亡而楚遂憑陵中夏故錄成申

哀息二詩於王風明東周不振之由此爲具論世之識者矣自

習俗好奇謬爲桃花夫人之號唐王維劉長卿輩僉託詩句爲

詼諧近人西溪漁隱集有書桃花夫人廟碑後云桓公九合管

仲所以不死閩廬三師伍胥所以復讐夫人忍須臾之死雪終

身之怨鄙夫人假手於宋終歸鄙俘莒國婦授意於齊遂奔莒

詩管見

卷首

九

予何必汎舟自矢之詠不殊驅馬歸唁之心是故滅蔡以報息
侯於九原義亦有取爾此亦工於立言者惜乎未詳考事蹟也

詩管見

卷首

十

右爲卷目凡七此學詩垂三十年而錄所得者其中有說
有辯有疏解有考證厥體不一初稿無注嗣加注且倣毛
師嘗懇憊鏹板陳古樵師謂宜俟晚年定論今刻活字若
千合王小霞茂才所藏活字若干排印若干本代鈔胥而
備遺亡重訂之後蓋有待爾評者今爲陳古樵師舊爲艾
至堂大令張南山司馬馮子良太守李邁堂孝廉游汝作
茂才校閱而未及評者尙有黃樹齋侍郎蕭崑圃學博劉
偶三明經王小霞劉恒夫也外詩地理考畧詩名物考畧
二種當踵事排印云咸豐辛酉仲夏繼美識

詩管見卷目

卷之一 總論

卷之二 國風周南至衛

卷之三 國風王至頌

卷之四 小雅

卷之五 大雅

卷之六 三頌

卷之七 餘論

繁刪者十之二改作正文者十之五矣作書頗末前後序

已詳之卷端不發凡以義例散見總論餘論中也黃鐵禪

師嘗懇憊鏹板陳古樵師謂宜俟晚年定論今刻活字若

千合王小霞茂才所藏活字若干排印若干本代鈔胥而

備遺亡重訂之後蓋有待爾評者今爲陳古樵師舊爲艾

至堂大令張南山司馬馮子良太守李邁堂孝廉游汝作

茂才校閱而未及評者尙有黃樹齋侍郎蕭崑圃學博劉

偶三明經王小霞劉恒夫也外詩地理考畧詩名物考畧

二種當踵事排印云咸豐辛酉仲夏繼美識

詩管見卷之一

永新尹繼善著

繼美舊成詩考異一書同郡麻損谷前稿中存其說詩家異同已得其概比迺返聽收視專求諸經或行吟閉庭有感遂通或積思夜分觸類而長虛而委蛇神與古會每得新義意躍如也蓋壑谷虛而籟發鐘磬虛而聲出人心虛故悟生詩學其自此有進矣乎又懼其偏而失中也沈潛往復以求其條貫又懼其誕而無徵也參稽故訓以求其印證心思與見聞交致夫然後敢於論著焉釋經之難也如是繼美嘗有言善說詩者以意逆志不苟於立異亦不苟於從同

詩管見

卷一

惟以通融灑脫之旨爲宗間者謹之是編之爲說其有合於此旨與否尙未可知聊自抒其心之所欲言云爾道光辛丑九月繼美自序

總論

風雅頌者樂章部分之名體製既殊辭氣音節亦異詩序謂一國之事繁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以成功告於神明謂之頌朱子謂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辭雅則燕饗朝會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此特言其大概爾細釋其義實不盡然鴟鴞東山爲王室而作非一國之事也抑詩爲一己悔過而作非天下之事也大夫

行役而作黍離風不必皆男女情思之辭婦人思夫而作采綠雅不必皆公卿大夫之作楚茨以往烝嘗祝祭于祊甫出以社以方以御田祖雅亦用於祭祀有駢夙夜在公在公載燕泮水魯侯戾止在泮飲酒頌亦用於燕饗本之以體製辭氣音節之說參之以詩序朱子之說則風雅頌之別審矣小雅大雅亦以體製辭氣音節爲別故季札之觀樂也異歌異贊歲華各云純平雅之體者爲雅之大雜平風之體者爲雅之小味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便識得小雅興趣誦文王在上於昭于天便識得大雅氣象程泰之云均之爲雅音類旣同別爲大小則聲度必有豐殺廉肉亦如十二律然旣有大呂又有小呂也鄭漁仲云小雅大雅特隨其音而寫之律爾律有小呂大呂則歌小雅大雅宜其有別也若詩序所謂政有小大故有大雅小雅其謬固不待辯而易見爾

詩管見

卷二

右風雅頌論

先儒以二南爲正風十三國爲變風其言殆未可信風多出於里巷歌謡有美有刺就一國之詩觀一國風俗之正變可矣分二南爲正風十三國爲變風不可也如二南之風世所謂正也然死腐有誘女之士行露有速獄之男則非正矣故季札觀樂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言二南爲王化之基而具化猶未純也如邶鄘以下之風世所謂變也然柏舟之節義淇奥之美德則非變矣且如幽風鴟鴞諸詩遭骨肉之變謂爲變可也七月

一篇謂爲變可乎夫國人之好尚由於風俗而風俗之所成由於教化詩人各道其情思故觀於詩可以知其風俗之盛衰與其政教之得失此先王采詩之意也十五國風有正有變各不相掩必強爲分別其見不已淺乎且謂雅自六月民勞以下皆爲變雅又同一致誤風雅正變之說始於荀子詳於鄭氏詩譜及服虔左傳注松高烝民豈得云變采薇出車六月同言征伐猶何以別采薇出車之爲正何以別六月之爲變則其說亦不得通矣或謂風雅之變爲樂音之變調猶七律之有變宮變徵說雖可通義實無據以其臆見曲爲傳會而非倡言正變者之本旨也李氏先芳謂風雅說是矣毛大可亦嘗辯之王晦叔王魯齋因變風變雅之說而說見詩札及國朝省篇

詩管見

卷一

三

詩管見

卷一

四

謂魯頌爲變頌更無當承訛謬是豈一日之故一人之咎哉

右風雅無正變論

詩三百篇皆樂章也大部有三風也雅也頌也詩本題國風小古孔疏以爲是太師所題程泰之謂古無國風之目案風爲六詩之一見周禮是其衛風風有采蘋采蘋見左氏長記引詩亦三傳國風程說不足據小部有二十風凡十五雅凡二頌凡三也南有南音幽有幽音十二國有十二國音雅有小大二雅之音頌有周魯商三頌之音各自爲音各自爲部如漢明帝時樂有四品隋樂有九部唐貞開皇中樂有七部大業中樂者蓋琴瑟撫箏之類以漸習之而節夫詩之音律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明因正樂而者

詩乃得其所也獨稱雅頌舉其概爾頌奏於郊廟兼用於燕饗雅奏於燕饗兼用於郊廟而房中與鄉飲酒禮燕禮射禮皆奏二南逆暑迎寒則奏幽詩其見諸用之大略如此他如十二國之詩雖未能盡詳所用然其聲之可入樂則一也或謂十五國惟南幽入樂其他但可徒歌不可入樂誤矣詳卷三末夫歌詩而用樂器以應之則曰樂歌亦曰絃歌歌詩而不用樂器以應之則曰徒歌毛傳云徒歌曰謡亦曰詩歌左傳所云工奏工歌皆樂歌也所云賦詩或徒歌也傳載季札觀樂曰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又曰爲之歌鄒魯衛云云又曰爲之歌大雅爲之歌小雅爲之歌頌十二國與南幽雅頌同稱工歌其均入樂可知矣且伐檀詩

詩管見

卷一

四

至漢末杜夔猶傳其聲律他詩之舉可入樂亦明矣而史遷所云詩三百篇夫子皆絃歌者其言又可證也故曰詩三百篇皆樂章也程氏鴻烈謂詩經卽樂經自有見哉

鄭漁仲云自后夔以來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八音六律爲之羽翼爾仲尼編詩爲燕饗祀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古之詩今之詞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不幸腐儒之說起齊魯韓毛四家各爲序訓而以說相高漢朝又立之學官以義理相受遂使聲歌之音湮沒無聞然當漢初去三代未遠雖經生學者不識詩而太樂氏以聲歌肄業仲尼三百篇瞽史之待例能歌也

右詩樂論一

聲音之道微矣哉執詩而求詩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季札觀樂其論國風三頌二雅皆有神契非論詩蓋論音也記曰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志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音也齊人志之故謂之齊於三頌而獨論商聲於十五國而獨論齊聲則聲之各異舉可知矣魏有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曲皆古聲辭後改騶虞伐檀文王三曲而自爲聲節惟鹿鳴獨存後又改鹿鳴曰於赫其辭與鹿鳴不同而聲律不異見晉書樂志於此兒樂之聲節不可以辭求也柔景舒聞虞美人曲能動虞美人草別製一闋與虞美人曲迥別而草亦動見沈氏筆談以同爲吳音也漢軍

詩管見

卷一

五

圍楚垓下而效楚歌楊惲曰生本秦也能爲秦聲以聲音之殊係乎水土也前代樂府有吳聲西曲之殊今世詞曲亦有南調北調之分焉由今以論古雖古音久亡無從測識第明乎三百篇之爲樂章亦可以心游目想而得其意旨之所在矣

右詩樂論二

人不能無好惡之情有情而不託諸詩以宣之則湮鬱抑塞人心之幾或息矣有不得已而後言或隱言或顯言憂樂以洩心得其平此詩之所爲作也有美有刺聞者生感知所勸懲則詩之爲教也被之管絃其感人尤易入而性情得所理又樂之爲教也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言志者詩之事也歌

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者樂之事也詩與樂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何氏塘云當歌之時欲和之以樂器之聲其樂聲之清濁高下必與歌聲之清濁應是之謂聲依永蔡傳誤以聲依永之聲爲歌聲致先王作樂之又案三百篇詩雖皆入樂而其中妙晦而不明詳樂律管見

亦有辨有爲入樂而作者有不爲入樂而作因取以入樂者如鹿鳴之燕賓清廟之饗祖此爲入樂而作也至於里巷之歌謡卿士之吟詠或言己志或道土風或美上德或刺時政各爲一事而作未嘗有入樂之見存迨其後被之金石管絃文以干戚羽籥始爲樂章焉此先後之節次不可不知也要之風詩爲入樂而作者十二雅頌爲入樂而作者十九三百篇之爲入樂而作者多矣

詩管見

卷一

六

後世樂府其爲入樂而作者辭從聲如漢書云武帝舉司馬相如等造爲詩賦畧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是也其不爲入樂而作采之入樂者聲從辭如漢書云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是也且或改辭以從聲焉如屈原山鬼一篇音樂采爲相和曲刪去篇中兮字又刪去留靈修以下十一句且有改字焉魏武短歌行音樂移呦呦鹿鳴四句於明明如月之下又刪去越陌度阡以下八句古辭白頭吟音樂於今日斗酒會之上添平生共城中二句淒淒復淒淒嫁娶不須啼後改作重不須啼改作亦不啼又二句之上添郭東亦有樵四句篇末箇箇改作離箇重意氣改作欲相知又

添入鼓如馬噭箏四句魏文苦寒行晉樂於每解首二句複疊八字如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疊云太行山艱哉何巍巍也魏武塘上行晉樂於蒲生我池中念君去我時莫用賢豪故出亦復苦愁等句皆複疊一句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改爲今悉夜夜愁不寐又於棄捐管與刺下添倍恩者苦枯七句篇末脩修改作蕭蕭如此之類不可勝紀此皆改辭以從聲者也

右詩樂論三

或曰詩三百篇之入樂信有徵矣今樂亡而詩存言詩而并言樂不亦贅乎曰此正探本窮源之論也由此而求則詩義觸處

詩管見

卷一

七

皆通不由此而求則風雅頌之異部二南抑鄭衛之分國王之有風魯之有頌幽之有周公詩舉不得其解而紛紛謬說起矣不第如是又使美刺之說叢生焉祭祀燕饗諸樂章皆由廷臣特製何嘗有美刺某王某公之見哉如雲漢雩祭之樂章也謂宣王時仍叔所作或然也序以爲仍叔美宣王則失矣旱而憂與憂而雩庸主所能之事何足美哉松高烝民韓奕亦作於宣王時序以爲美宣王同一失矣朱子曾唐之山有樞秦之車鄰樂章之侑辭也不得其解故序一以爲刺昭公一以爲美秦仲矣賓之初筵樂章之戒辭也不得其解故序以爲刺時韓詩以爲悔過矣東山之奏凱渭陽之餕飲著之新昏駟驥之田獵采

蘋之祭祀皆特製也民間之歌謡采以入樂備勸戒也詩作於一事歌奏於一時而製用於異代移用於他事樂章有通用之義也明乎此可與言樂可與言詩矣朱傳於二雅多以樂歌釋之其見超越諸儒愚今釋詩蓋將以補其所未備也夫政教莫大於禮樂樂莫外於誦詩詩不被之管絃則爲無用與後世古近體之詩不異孔子可無事焉衛之功矣然則古人或因樂而作詩或采詩以入樂詩樂二者本相關不可岐視特言乎奏樂之次有辭而後有聲則不免有先後之分爾故謂詩先而樂後則可謂詩本而樂末則不可歐陽子本末之論夫豈然哉

右詩樂論四

詩管見

卷一

八

三百篇爲後世樂府之祖漢書禮樂志武帝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樂府之名始此其音節不可知其體製尙可考生民思文樂府郊祀歌之所本也文王我將樂府明堂歌之所本也甫田大田豐年載芟良耜臣工曉同樂府祈報歌之所本也雲漢樂府雩祭歌之所本也楚茨信南山大明絲械鼙鼙思齊皇矣靈清廟維天之命烈文天作具振鶯有瞽潛離載見有客武閨予魯頌閼官商頌五篇樂府君子敬之小毖絲衣酌桓賚般同廟祀歌之所本也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常棣伐木天保南陔白魚崇丘南山有臺由儀麥蕭湛露形弓菁菁者莪瞻彼洛矣桑桑桑瓠瓠行葦既醉鳴鶩假樂洞酌魯頌有馳泮水樂府燕饗歌嘉魚棠棣者華桑鳩鳩鳩弁闔關車牽賓之初筵魚藻采菽黍苗同

杜六月采芑車攻吉日江漢常武擊鼓維伯兮君子于役揚月北山無將大車小明采綠之水陟岵鳴羽小戎祈父四

系罿漸漸之石何草不黃同樂府鼓吹歌之所本也鼓吹歌亦用於燕饗也采薇遣戍役出車勞還率杕杜勞還役

遺勞必有美矣漢鼓吹歌亦用於燕禮維清者奏

象舞也武者奏大武舞也酌者舞勺也簡兮曰萬舞曰籥翟君

子陽陽曰簧翻曰房教宛丘曰羽翻東門之枌曰婆娑樂府舞

曲歌之所本也漢武時有郊祀歌十九章晉宋郊祀並有夕牲

迎送饗神歌齊梁北齊比周隋唐樂歌尤盛詳生

宋比齊及唐並有樂歌詳文

王祈報樂歌漢魏無聞晉以來有之

詳甫田零祭樂歌齊隋唐有之詳雲廟祀樂歌漢初有安世歌

大田十七章本名房中樂後更名安世樂

永平時有光武廟登歌一章魏有三章

詩管見

晉宋至隋唐益備詳楚茨信南燕饗樂歌一曰食舉樂歌亦曰四廂樂歌又曰食舉東西廂樂歌詳鹿鳴鼓吹歌一曰饒歌本凱歌也漢有朱鷺等二十二曲魏有楚之平等十二曲吳有炎精缺等十二曲晉有靈之祥等二十二曲宋有朱路等十五曲齊有元會等十曲梁有賢首山等十二曲隋有述帝德等三曲唐有破陣樂等四曲詳采薇六月車攻有曰橫吹曲者亦鼓吹曲類也舞曲者奏舞則歌之詳簡其類有二曰雅舞曰雜舞雅舞用之郊廟後漢有武德歌舞晉有正德舞大豫歌舞宋有前舞後舞歌梁有大壯舞大觀歌舞北齊及隋並有文舞武舞歌後晉亦有昭德成功二舞歌矣雜舞用之燕會若巴渝舞鞚舞鐸舞巾舞

詩管見

卷一

九

詩管見

卷一

十

詩管見

十一

十一

拂舞白紵舞之類是也巴渝舞起於漢初至魏始見歌辭鞞鐸等舞魏音而下其辭不可勝紀案樂府郊廟明堂辟入郊廟樂祭燕饗鼓吹雅舞之章皆由朝廷特製如周公之作雅頌是也雜舞雖出於方俗其辭亦皆朝廷所作而晉宋以來白紵舞辭則近於藝蓋其舞本出吳地故其辭亦彷彿吳俗也又樂府有相和曲清商曲亦如三百篇之有風詩存者並漢世街陌謡謠江南可采蓮烏生十五子白頭吟之屬其後漸改於晉絃卽相和諸曲是也而相和曲中有平調有清調有瑟調有楚調清商曲中有吳聲有西曲吳聲出於吳楚調西曲出於楚亦如風詩之有諸國也

鄭漁仲云繼三代之作者樂府也樂府之作宛同風雅但其

聲散佚無所紀繫所以不得嗣續風雅而爲流通也今樂府之行於世者章句雖存聲樂無用崔豹之徒以義說名吳兢之徒以事解目蓋聲失則義起其與齊魯韓毛之言詩無以異也樂府之道或幾乎息矣顧亭林云樂府中如清商清角之類以聲名其詩也如小垂手大垂手之類以舞名其詩也以聲名者必合於聲以舞名者必合於舞至唐而舞亡矣至宋而聲亡矣於是乎文章之傳盛而聲音之用微然後徒詩興而樂廢矣

右三百篇爲樂府之祖論

記曰商者五帝之遺聲也齊者三代之遺音也然則後世樂府

亦三百篇之遺聲也第世遞降聲遞變而古音之存者蓋鮮矣自三百篇後魏文侯與子貢論樂曰聽古樂惟恐卧聽鄭衛音不旬倦齊宣對孟子亦曰非能好先王之樂直好世俗之樂其時已有古樂今樂之別漢興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辟律世世在太樂官但能紀其鏗鏘鼓舞不能言其義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有嘉至永至休成永安等樂又作昭容禮容二禮樂志云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後漢樂有四品而周之頌人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大抵禮投壺篇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廢不可歌七篇大戴爲漢宣帝時人已言有不可歌者後可知矣鄭漁雅居其一案蔡邕說大予樂典郊廟上陵殿中食喪之樂一元子所以燕樂羣臣辟雍饗射六宗社稷之樂一黃門鼓吹歌軍樂也詳後漢書禮儀志注漢魏間杜夔能傳雅樂四篇曰

禮樂志云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後漢樂有四品而周之頌人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大抵禮投壺篇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廢不可歌七篇大戴爲漢宣帝時人已言有不可歌者後可知矣鄭漁雅居其一案蔡邕說大予樂典郊廟上陵殿中食喪之樂一元子所以燕樂羣臣辟雍饗射六宗社稷之樂一黃門鼓吹歌軍樂也詳後漢書禮儀志注漢魏間杜夔能傳雅樂四篇曰

詩管見 卷一 十一

鹿鳴騶虞伐檀文王皆古聲辭其後三篇盡亡惟鹿鳴獨存東晉以後鹿鳴又無傳蓋樂有辭有聲辭者詩也樂必合於律呂譜於樂器如三夏曰金奏南陔六篇曰笙象武新官曰管絃詩曰籥周官坐師有春庭應節有頌磬大射禮有頌鐘左傳籥有頌琴漢藝文志有頌琴而禮圖又有指瑟頌瑟雅篇頌籥古有籥埙頌埙其聲高濁合乎籥須故也籥埙當因奏雅頌而得名文獻通考云既各有所宜器後世亦然如平調器有七種清調器有八種隋清樂一部有器十五種鼓吹四部都鼓部有器七種鍊歌部有器四種大橫吹部有器七種小橫吹而歌詩又必別有音譜明其節奏毛氏竟山樂集序云漢志所載諸經篇目其於歌詩二十八家中有河南歌聲曲折七篇周歌謡詩聲曲折七十五篇此必淳周時歌前之聲之曲折惜其古樂不傳爾如樂府相和曲之有鑿有趨鑿在曲前趨在曲後魏武步有鑿古辭陌上桑日出東南隅之前有鑿皆言夫增殊之後有趨並詳九章吳聲西曲之有和有送前曲

詩管見 卷十 十二

瑟三調又有楚調皆漢魏間曲也唐書樂志云三調皆周房中樂之遺聲楚調者漢房中樂也案周房中樂者二南也漢房中樂者楚聲也江漢實爲楚地二南有楚聲焉然則漢房中樂即周房中樂之遺聲也清商樂源於三調一曰清樂晉時稱三調爲清商歌詩後魏孝文討淮漢宜武定壽春得江左所傳中原舊曲及江南吳歌荆楚西聲總謂之清商樂及隋平陳得之因置清商署以管之謂之清樂中原舊曲卽相和三調吳聲西曲起於晉宋是時清商樂三調亦在焉後世編樂府者三調與清商樂分編故清商樂辭祇有吳聲西曲江南弄三者而已古今樂錄云梁武帝以西曲云梁武帝以西曲西曲有襄陽樂雍州曲實爲楚聲然則西曲

亦周房中樂之遺聲矣琴曲古有五篇曰鹿鳴伐檀騶虞鵠巢白駒也西漢時有慶安世者善爲雙鳳離鸞之曲齊人劉道彊能作單鵠寡鳥之弄趙飛燕亦善爲歸風送遠之操若蔡氏五弄文姬十八拍皆琴曲也蓋眾音合作曰樂獨以琴鼓曰琴曲焉雜曲歌有八體曰行曰引曰歌曰謠曰吟曰詠曰怨曰歎

皆詩人六義之餘至其協聲律播金石則總謂之曲是則由三百篇而漢魏由漢魏而六朝三唐樂府繁興其製日新其聲日變有不可以悉究者獨其相承之源流尙得言其大略云爾案舊所載何妥考定鐘律表其論周秦至齊梁古樂相傳之緒而終之以清平瑟三調韓譯巾拂四舞爲古樂之遺說甚詳明右樂府爲三百篇之遺聲論

詩管見

卷一

十三

二南皆文王詩卽文王之樂章也其詩有得於南國有作於國中並謂之南者以其詩皆南音也呂氏春秋載塗山氏始作南音左傳載楚囚鍾儀操南音卽此音也季札觀樂見舞象箇南籥注云南文王樂文王之樂名南亦可見詩部分之名皆樂部分之名矣彼穀曰平王之孫平王文王也傳國語言十五王而文始平之故詩於文王有平王之稱又篆體平字上半與文字相似安知平非文之誤字乎此蓋武王時詩得於南國同爲南音故並入二南其詩明諑文王故爲文王之樂章如象亦文王樂也詩卽維清作於文王後武爲武王樂也詩卽武作於武王後南樂之詩固不必盡作於文王之時也二南詩皆諑文王之德化有采錄有特製

爲入樂也樂之作其在武王之世乎鄭譜以爲二南詩皆武王有天下巡狩時所錄或以爲東周詩仲說案春秋齊襄公桓公皆娶王姬襄桓亦通蓋其音南也太師以皆傳公子朱傳以齊侯爲襄公詔周以後詩足以存二南之遺音者王魯而附之二南亦宜然爾周以後詩足以存二南之遺音者王魯

齊欲退入王風豈非不達南與王殊音之故哉

說苑載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爲中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

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城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家語所載與此畧同而史記樂書之說亦同旨王雪山云南樂歌名也見詩以雅以南見禮晉鼓南見春秋傳舞象箇南籥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

詩管見

卷一

十四

始制樂以賞諸侯南卽詩之南也風卽詩之風也舞始見之於琴瑟始播之於樂後世誤認其意遂以爲盛夏之南風今所傳南風之歌非上古之制作其辭類秦漢而下者崔東壁云南者諺之一體其體本起於南方北人效之亦名以南猶漢人效楚詞之體亦名爲楚詞者然

右二南論上

詩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鵠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鄭譜云得聖人之化者繫之周公得賢人之化者繫之召公朱傳本其說而云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被於諸侯名南言自方伯之國被於南方而不敢以繫於天子